

# 难忘那初晴乍暖的日子

□叶葆菁

前两天,朋友老孙跟我说了件事——老孙的老伴姓高,但个头不高。服装商店琳琅满目的样品中,没有一件适合她的。那天,她突然想起箱底下还有一块早年扯的布料,便拿到街上找裁缝店加工。转了一大圈,最后才在步行街的一个小巷子里找到了。

中午,高师傅在家里说及此事。孙子说,都什么年代了,还去找裁缝做衣服,在网上订购,要什么样式有什么样式。

高师傅说,是啊,你们赶上了好年代。

这时老孙说话了:记得我跟你奶奶结婚那阵子,做一件新衣服那都是件大事……

孙子说,爷爷,你老爱说刚解放时的那些事。还有住的是芦席棚子啦,粮食定量啦,买豆腐买肉也要凭票供应啦……我都听了好几遍了。

听了老孙的话,我十分感慨。

记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铜陵街上没有服装店,要穿新衣先得有布票,凭票买布到裁缝店做衣服。快过年的时候

候许多人要做衣服,还得排队。人口多的家庭为了节约加工费用,省吃俭用积攒几个钱,买一台缝纫机自己学着做衣服。手艺好一点的还给亲友、邻居们也做上几件。在那个时代,帮别人做这类事都是免费的,更不用说谢他就很满足了。生产单位根据工种不同,一年或两年发一次工作服,可许多职工上班时穿的是打了补丁的旧工作服,新工作服留着出门时作为“礼服”穿。

是的,那时候新中国成立不久,百废待兴,乍暖还寒。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去,物质供应严重不足。又遇上了三年自然灾害,更是雪上加霜。但是,老一辈的矿山工人,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,咬紧牙关,勒紧腰带,流血流汗,坚持生产,为年轻的共和国国防和建设奉献出金光闪闪的铜。尽管物资匮乏,生活简单,职工们仍然处处为国家分担困苦,且毫无怨言。这就是新中国的工人,这就是我们铜陵有色工人!他们的付出为铜陵今天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,铸就了铜都精神。

对于这段艰辛的经历,拼搏的日日夜夜,老一辈永远不会淡忘,而且还要讲上百遍百遍,让子孙后代了解这段历史,记住这段历史。“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!”(列宁语)这点点滴滴的艰苦奋斗的故事,是一部传播正能量的教科书、鼓励后人砥砺前行的课本,让我们当好学生,念好这本书。

讲到吃,我还想到一件事。

那是我们国家最困难的时候。为了让人民都能得到基本生活保障,国家实行了对粮油及八种副食品(猪肉、牛肉、羊肉、鲜蛋、白糖、糕点、粉丝)的统筹安排,实行票证、定量制。直到1993年,国家经济空前繁荣,物资供应渐趋充足,近30年票证时代才宣告结束。

铜陵是座工业城市,工人多,与其它城市相比日子还算好过的。国家为了保障工人的健康和体力,对下井人员、浮选工和炉前工等发保健票,凭票到食堂打红烧肉。据说那时芜湖市内居民人数是铜陵的好几倍,但每月供应

的猪肉没有铜陵多,多就多在工人保健上。矿工的粮食定量也比市民高一些,说明党和政府对矿工的关心照顾,而工人也以忘我的劳动为国家多出矿、多炼铜。

其实有的工人打了保健票并没有吃,而是装进饭盒带回家去给孩子们吃。在家里,他们把煮好的白米饭给孩子们吃,自己烱山芋干当饭吃……

一想起这些事我鼻子就发酸。上为下就是这样无私忘我,如此养育着矿山的下一代,他们当是世上最慈善的父母。一代矿山人,把自己的所有献给了建设事业,献给了这座城市,也捐给了下一代。多么可尊敬的一代人啊。你们是摩天大厦的基础,你们是平坦大道的基石。你们受苦受累的时间太长,享受幸福生活的时间有限。面对秋天的硕果,我们总会想起冒着早春的严寒为我们播种的人们,即使你们老了,身子弯曲了,依然是山城的脊梁!

# 古陶古瓷记铜陵

□朱益华

在古铜都铜陵山水之间,目前已经发现多处具有二千年以上历史的古代采铜冶铜遗址。古矿址中遗存的古陶器碎片为我们提供了年代直观依据。最近,我们又又在民间发现了几件有纪年、有“铜陵”字样的古代陶瓷器物。虽然没有古矿址里的陶器碎片年头长,但是对我们铜陵而言,颇为珍贵稀罕。

在小郭家门边的地上有块硕大的砖头。上前俯身细看,砖的一侧竟然烧制有文字。小郭说大砖头是他父亲老郭发现的。上世纪九十年代前期,凤矿和铜山矿在北斗山盖居民楼,老郭参加挖土方挖出来两块大砖头。老郭看见砖上有文字,就把完整的那块送给了铜陵市博物馆,这块破损的就一直放在家里用作抵门。虽然有点破损,砖头上的文字却还完整。我试着把砖上的文字诵读了一遍。“池州府提调官通判陈翰宗司吏朱仲实 铜陵县提调官主簿李着司吏叶茂实”。字为阳文,铭记着四个责任人,官职最高的是池州府通判陈翰宗,“通判”是他的本职工作,主管运输粮食和农田水利事务;此时给他加了一个“提调官”临时头衔,是州府负责烧制城砖任务的领导。“司吏”朱仲实是领导的助理,协助“陈提调”办理烧砖事务。铜陵县“主簿”李着,其职能相当于第二副县长兼公安局长,县里完成城砖任务的责任既然落到他头上,便也安上一个“提调官”的临时头衔。顺理成章,他下边的县级司吏叶茂实就是协助他的的办事员。这一块典型的明朝南京城砖。明南京城研究专家根据已经发现的城砖上的文字统计,朱元璋于1366年开始营建南京城墙,动员了37个府171个县烧造城砖。各级责任官员的名字都烧制在城砖上,工期和质量都能追查到人头。谁敢掉以轻心?猜想,老郭捡到的这两块或许属于不合格类型,被挑检出来的。

在青阳县一位教师家里有一对瓷帽筒,上面用红彩绘出山水人物,旁边一行墨书落款“民国庚午春月大通孔

洪昌绘品”。我的眼睛一亮,这会不会是铜陵的大通?时隔不久,在铜陵的一位藏友家里又看到了一对绘有粉彩博古图、墨书“宜古宜今丁卯初秋大通孔洪昌出品”款的瓷帽筒。又是一件“大通孔洪昌”。发现还没完,枞阳县的一家古玩店里又出现大通孔洪昌的瓷器。这是一件浑圆的盖罐。罐体的一面彩绘戏曲人物,另一面墨书“禄在其中壬申孟冬大通孔洪昌绘品”。接二连三地出现大通孔洪昌瓷器,“大通”地名在安徽省有两处,为了弄清楚它跟我们的铜陵到底有没有关系,只有从历史资料上去查证,通过翻检相关资料还真有所发现。《安徽文史资料全书·铜陵卷》有铜陵大通和悦洲1931年发生火灾的记载;“和悦洲拐角湾突然发生大火……受灾最为惨重的有万家族旅馆、醉月轩酒家、云天大旅社、孔洪昌磁烟公司”。原来“大通孔洪昌”的全称是“大通孔洪昌磁烟公司”。公司开设在大通和悦洲上,经营瓷器和烟草。大通不出瓷土,又无瓷窑作坊,如何生产瓷器?仔细观察这家商号所出的瓷器,质地细且,质量上乘。估计应该是委托景德镇烧制的。帽筒和盖罐上“孔洪昌绘品”字样似乎在向世人宣称:“这是大通孔洪昌定制经销的瓷器,请认准大通孔洪昌品牌!”

最叫人称奇的还有不是以商号而是以“铜陵”地名烧制的瓷器。我看到的是把小茶壶,壶盖与壶把连成一条极细的金属链,包浆老旧,相当精美。根据题款这是一把1920年代生产的瓷壶。壶的一面粉彩描金画着一个舞剑的古代武士、题款“闻鸣起舞”。将壶转过来一看,壶腹上分明写着“铜陵 於雨 石泉 松风”,两个字一行,四行八个字。后边落款是“江西于恭昌出品”。显而易见,这是一把民国年间景德镇生产的私人定制壶。是铜陵的什么人物定制了这把(或许一组)茶壶?“於、于”二字相通。那么“铜陵於雨”和“江西于恭昌”是同一人的名与字吗?这个谜可不像大通孔洪昌那样容易找到答案了。

# 手捧秋天唱首歌

□詹敬鹏

不知不觉,跟着岁月的节拍,走进了九月,走进了一年四季最迷人的秋天。

在我的脑海里,秋天的一切,总是那样地美好,又是那样地醉人。我手捧秋天的阳光,像是闻到了满地的稻谷香;我随风而行,又像是走进了梦中的田野。是的,当我来到铜陵市义安区东联镇,站在东大堤的田埂上,再一次聆听着秋风那细腻绵长的呼吸,再一次听见了收割机那醇厚悠长的曲调;我闻了乡村,天空湛蓝,田野金黄,稻穗飘香。秋分的光,照耀在美丽乡村的田野上,显露出决胜小康路上的一片丰收景象。

在我的眼里,秋天对于农民兄弟来说,这是一个有梦的季节,更是一个从守望到收获的季节。我手捧秋天唱首歌,在那辽阔的蓝天上,点缀着朵朵白云,而在乡村的田野里,秋风里夹着稻穗的醇香,着实让人陶醉在这“喜看稻菽千重浪”的诗句里……此时此刻,我想起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那个稻穗飘香乡村秋天,只有十多岁的我辍学在家,正赶上农村推行“三自一包”的第一年,我和母亲怀着期盼的心情,一起走进自家承包的稻田里,一边弯腰探身,对着成熟的田间来了一个深呼吸,一边拿起手中的镰刀,挥舞成秋天最美的姿势。就这样,一株株稻穗的使命,就在我和我母亲手中银锄的起起落落中瞬间完成了,还惹得青蛙、蚂蚱和一些小爬虫,纷纷从它们蛰居的领地里赶快转移,曾被稻草人戏弄的麻雀,这时候也大大方方地落到裸露秋天的稻田里,和我们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,在稻桩之间欢快地觅食掉落的稻穗,享受着秋天带给它们的喜悦。而那镰刀与稻桩碰撞的“沙沙”声,以及稻穗与禾桶撞发出“咚咚”的打谷声,无疑是大自然馈赠给农民秋天最美妙的乐曲。

在我的心里,秋天哪里还是一个简单的季节,她分明是我的梦中情人。我手捧秋天唱首歌,把自己走过的春天、夏天留给了秋天,而那枯萎的稻草,正是迎合了秋天的风景。我记忆中的美好与幸福,又常常与田园金黄的丰收联系在一起,让我泛过喜悦的笑容。因为,我懂得,秋色迷人的真实含意,正是枯萎与金黄的完美结合,更是人的一一生中意味最深长的乐章;也只有真正读懂“生命如秋

色”的内涵,才能体会到生命的珍贵,才能真正懂得如何在有限的生命里创造自己的价值。

九月有两个节气,一个是白露,一个是秋分。那么,秋分是什么意思?汉董仲舒《秋秋繁露·阴阳出入上下》:“至于中秋之月,阳在正东,阴在正西,谓之秋分。秋分者,阴阳相半也,故昼夜均而寒暑平。”对此,按农历来讲,“立秋”是秋季的开始,到“霜降”为秋季终止,而“秋分”正好是从立秋到霜降90天的一半。今年公历的9月22日,为中国传统节日中的二十四节气之一秋分。令人欣慰的是,国家在2018年将秋天的6个时令的秋分,定为“中国农民丰收节”。显然,九月的乡村,散淡的村庄已不再散淡了,而忙碌的农民兄弟愈加忙碌了,丰收的喜悦洋溢在他们的脸上,忙碌在九月这个仲秋的季节里。此时的我,却想起了“秋分”节气这首诗:“昼夜均时落叶黄,飘零冷雨瑟风凉。秋枫遍野群山彻,颗粒归仓稻谷香。”对于现代农民兄弟来说,乡村九月的秋天,已被赋予了与春天不同的含义:春天,农民兄弟的忙碌,只是为了付出;而在九月的秋天,农民兄弟的忙碌,则是耕耘付出之后的收获。这便是国家把“秋分”定为“中国农民丰收节”的真正意义所在。

在村庄不远的田园里,一阵山风拂过。我看到,那一棵棵稻穗,低头不语的成熟身影,加上泛黄的叶子,仿佛是一个个衣着光鲜的靓丽女子,充满着活力又怀着羞涩,更像一群待嫁的“新娘”,只是在等待着现代农民兄弟的一声召唤,便会争先恐后地踏上一条条金色的大道,用最饱满、最自信的微笑,去填满现代农民兄弟那期盼的眼神。

当然,每年的秋天,不因我的注视而停留,也不因我的歌唱而离开。秋,还是秋,总在每年的这个季节如期而至,带着自己的情愫,带着自己的追求,带着满心的喜悦,带着自己的梦想,闲庭信步。

这让我不由地迎着最美的秋阳,手捧秋天唱首“丰收歌”:麦浪滚滚闪金光,十里歌声十里香,丰收的喜讯到处传,家家户户喜洋洋,喜洋洋。稻浪滚滚闪金光,机器隆隆打谷忙,人心欢畅地增产,丰收粮食堆满仓,堆满仓。你看那条条大道闪金光,车马飞奔喜送粮,农民踏上富裕路,幸福生活万年长……



## 铜官山

霜叶红于二月花

周龙兴 摄

# 枫叶的生命情怀

□董四发

大雁南飞,层林尽染,名不经传的小山村山坡上又是枫红如霞。

枫叶,簇簇如火似焰,秋风吹拂,恣意洒泼开来,是漫山遍野的红。大自然绚丽的大手笔,在这个深秋广阔背景下,涂着酣畅淋漓的生命火红。这种生命火红刻在秋天的记忆里,演绎着与枫叶有关的故事。

我从地面拾起一片枫叶,仔细端详,枫叶呈掌状,五裂形,正反两方面呈金黄色,边缘有七八个齿角,叶脉坚硬,质地精致,背面还有几圈回弹的花纹,花纹中间点缀着或大或小的圆点,圆点的色泽有深有浅。这些花纹的附近,隐隐约约透露出一些高山流水的痕印。在读师范时,与我邻座的学妹将带来的一片枫叶夹在杨沫的《青春之歌》里,和他喜欢的女主人公林道静一道呼吸,一道听老师讲课,一道嗅着书墨芬香。宋代诗人杨万里在他的《红叶》诗中,

“小枫一夜偷天酒,却倩孤松掩醉容。”他认为,枫叶竟是偷喝了“天酒”才被染红的。我从各个角度拍摄了小山坡上的红枫,晒在朋友圈中,引来惊艳一片,让朋友们分享这山村的美景。

关于枫叶,有一个传说:枫叶飘落前,谁有幸接住枫叶,就会得到幸运。在心底许下意愿,往后就能实现。如果和心爱的人一起看到枫叶飘落,两人将会永不分离。这是枫叶赋予的人生情怀,往事的回忆,人生的沉淀,情感的永恒,岁月的轮回,以及对昔日伊人的眷恋,无不凝聚于枫叶的生命情怀上。

秋风徐徐,挂在枫树枝头的红叶摇摇欲坠,似从唐宣宗年间的悠悠岁月中飘来。一位宫娥靠在宫内枫树下,白皙的脸庞,蕴含着忧伤。她看着风吹落的红叶,像是一枚玲珑的书签,散发青涩的幽香。“流水何太急,深宫尽日闲,殷情谢红叶,好去到人间”……红叶漂

浮在奔流的溪水里,载着她爱情的生命情怀流往宫外,巧被一青衫士子拾起。几年后,这位宫娥在洞房花烛夜时,却发现新郎是当年那位捡红叶的士子,红叶终于缔结了他俩的美满姻缘。其实,红叶象征着民间爱情,虽没有宫娥和一青衫士子的浪漫,却不乏纯真美好。正如一首歌唱道:“满山红叶似彩霞,彩霞年年映三峡,红叶彩霞千般好,怎比阿妹在山涯……”直白清纯,阿哥阿妹,彼此手捧红叶,藏于心底,枫叶年年萌发,照见两颗跳动的火红的心,有着一一种执手相牵的温暖,显示着美好的生命情怀。

“晓来谁染枫林醉”。枫叶经秋霜浸染,秋风磨砺,染红山野,丹映长空,沉甸了无比深沉的美,或与南国红豆,或与获花,或与渔火,或与暮帆一样,让我们细细推敲、品味,品味出枫叶那种从容淡定的情怀。

# 腌生姜

□刘爱武

表达生姜的形态,文字中是这样的,有女如姜,鲜嫩白皙。一个18岁姑娘是什么样的,便便如斯。

说生姜是铜陵独有的,有失偏颇,说生姜铜陵是很正宗的,没有人反对,因为生姜,董店余家大院被许多人熟知。每年入秋,大弟会开车去哪里买回百拾斤姜,孝敬父母。我自是享受最惠国待遇,我什么都不用做,说好吃他们就开心了。

父母腌的姜脆嫩爽口,黑醋白醋味都有,若有来客,好菜没得——老爸是新茶陈菊花茶茉莉花茶一锅烩,茶基本串味了,老三样一旦拿出来,客人很少在四五十分钟之内告辞的。一把细粒的花生,一盘太平臭干,还就有一小碟花生。姜是整块的,手拎起一块时,它们又丝丝缕缕的披了下来。母亲

不喜欢把姜切成瓣瓣片,喜欢用刀背把姜拍成腌黄瓜状,好看,入味,吃着方便。

刚上市的姜,嫩,适合白醋加糖泡制,中期姜我家用黑醋多。我最怀念的是在老家大院中,木头棍支个三角架,母亲把收获的蚕豆浸泡一天,剥出来焯烂掺入米粉,摊在盆该里,去田埂旁砍些蒿秆,铺在凉透了的蚕豆坯上。梅雨季节捂个十几天,蚕豆上长满了绒绒的霉毛,用手一块块别成狮子头状,大太阳下晒干,有时候你给它们翻晒时,霉粉烟状飞起。晒个五六天后,用个猫头嬉钵子放入凉开水,再将生姜一块块没入水里,然后端到院子中央的三角架上。伏天的阳光烈着呢,几个太阳就能晒出一层浮茧,手轻

轻掀起放嘴里吃,还脆脆的。晒到晌午后,用一根竹条搅拌,把钵底的翻上来。傍晚也不用搬回家,就放外面凉透。下雨了,猫头嬉钵子有个配套的盖子盖上就成,严丝合缝的。这样一晒就是个把月,待秋天有早露水时就成了。母亲把晚上上收来的老姜腌好晒半天,下晚一层层码进蚕豆酱钵里,这样腌出来的姜色浓味重,最适合吃泡饭佐餐。

如今没有晒姜的条件了,我没有吃到蚕豆姜已经好多年,我清楚记得那个只有十来岁的女伢子,在夏天最喜欢做的事就是用竹条去翻钵子里的酱,在清晨醒来飞快地跑到酱钵前,用手撩一滴酱放进嘴里,然后还把手在嘴里使劲搓,曾经的那个少女也是妈妈眼里如姜的女儿啊!